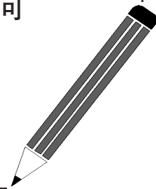


龙虫并雕 寓乐于书

——“书乡放谈——‘书骨精’王波系列”评介

编者按：

王波的个人作品集“书乡放谈——‘书骨精’王波系列”2014年初一经出版，当即走红，短短数月已有数篇书评见诸报端。“图林五散人”亦密切关注，撰写了五篇视角不同、感悟各异的短评：郑永田结合四部著作，解读王波的学术心境与历程，认可一个学科的发展需要严谨缜密的“硬”作品，但也不能缺少清新可人的随笔的观点；刘方方对阅读疗法情有独钟，既认可《阅读疗法》作为相关领域领路人的价值，也提出了当下该领域研究中的若干缺憾；肖鹏点出《快乐的软图书馆学》非但无太多“快乐”可言，更以为“从中听到了悲号”，对当前图书馆学界学术文体乃至思维与研究的僵化进行了讨论；谢欢在《图书馆学及其左邻右舍》中品味“杂家”的“大图书馆学”思想，点明在“专家”众多的图书馆学界，王波之不可或缺；黄体杨则从《可爱的图书馆学》中读出了王波精妙的构思和独特的视角，认为“另类”的文字造就了可爱，读之有“间于疏处，窥见游人画船，亦一乐也”的效果。我们希望通过这几篇观点各异的评论，引导读者细细品味这套妖魅惑人的段子与严谨扎实的著作并存的丛书，静下心来重新审视图书馆职业、图书馆学术和图书馆人。



做一个快乐而可爱的馆员

郑永田

1998年《阅读疗法在中国》一文发表以来，王波和他的论述就开始引起图书馆界的关注，而随着“学网”的推出、“书间道”博客的开设、《阅读疗法》《快乐的软图书馆学》的问世以及《大学图书馆学报》的蓬勃发展，特别是以“书乡放谈——‘书骨精’王波系列”的出版为高潮，中国图书馆学界各种围绕着王波其人其书的随笔和书评纷至沓来，以致掀起了一股“王波热”和“王波现象”。

1988年王波以第一志愿报考了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投入了图书馆学的怀抱。而他当年报考图书馆学而放弃自己喜欢的文学专业，据其本

人称，是因为家里人认为图书馆学是一门机构之学，只有大城市才会有图书馆，若读了图书馆学，毕业之后必然可以分到图书馆工作，这样就能实现留在大城市工作的愿望。

踏入工作岗位之后，王波发现图书馆的馆员都喜欢抱怨，抱怨待遇差，抱怨不被领导重视，抱怨没有前途、看不到未来和希望，于是工作的乐趣就在每天的唉声叹气当中消失殆尽。当抱怨成为一种习惯之后，消极的情绪在图书馆界蔓延，令从业者倍感憋屈和压抑。虽然王波并不是天生爱耍笑的人，但是他决心放弃长久以来养成的苦行僧式的学习和生活态度，全面挖掘自己身

上的快乐元素和幽默因子，成为一名带头找乐子的馆员。

《快乐的软图书馆学》不仅传播了图书馆学的基本知识和专业理念，揶揄和纠正图书馆学界和业界的不良风气，更是给我们吹来了一股清新的快乐之风，使许多图书馆同仁似乎沉浸在满意与自足当中，并以身为一名图书馆员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在《可爱的图书馆学》一书中，王波说不用“可爱”不足以表达自己对图书馆学的复杂感情。为什么对图书馆学会有这种复杂的情绪，王波并没有在文字中加以说明。不过我们可以猜测的是，图书馆学给了王波安稳的生活，甚至给了他令许多人“羡慕妒忌恨”的发展平台，于是对图书馆学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另一方面，王波是一名才子，他有如蛟龙搁浅滩的感觉，因此决心冲破只有数百人影响的图书馆学术圈子，通过撰写博客、出版随想把影响扩大到整个图书馆界，甚至是更广阔的天地。王波以自己的幽默感，把图书馆的人和事与传统的文化融合起来，向国人传播图书馆知识，培养图书馆意识，尽情展现图书馆学可爱的一面，这应是他写作《可爱的图书馆学》的动因之一。

王波自称具有求新求异的精神，不喜欢做重复前人的研究。自从进入图书馆学术圈子，王波就开始思索如何发现研究的盲区，做出属于自己的东西。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占领学术的至高点，这也是我国知名的图书馆学者刘迅先生所倡导和推崇的理念。除了图书馆学外，出版学和阅读学无疑是王波关注的重中之重，《图书馆学及其左邻或舍》即记录了王波在三个领域的研究心得与体会。王波“经常把脖子伸出篱笆，往出版学和阅读学的花园里东张西望”。1998年他撰写了硕士论文《论出版学与编辑学的兴起及二者的关系》，毕业之后留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至今担任《大学图书馆学报》的编辑、副主编；2014年撰写了博士论文《商务印书馆与北京大学关系研究》，并顺利毕业，取得管理学博士学位。在《大学图书馆学报》工作的王波如鱼得水，一方

面审阅了大量优质的图书馆学论文，使自己的学术功力迅猛提升；另一方面尽情地发展了自己在出版学和阅读学方面的兴趣和爱好，在相关领域撰写了颇具影响的著述。可以说，《大学图书馆学报》成就了王波，而王波也成就了《大学图书馆学报》。王波以自己的聪明和智慧使《大学图书馆学报》在图书馆学期刊界达到新的高度，厥功至伟！

《阅读疗法》是王波最早的专业著作，也是王波的成名之作。从2007年初版以来，这本书就引起了图书馆学界甚至心理学界的重视。王波研究阅读疗法始于对图书馆学在社会性、人文性、趣味性和可读性方面的不满。1995年当他考上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硕士之后，开始考虑自己的研究旨趣问题，并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初步定位于阅读疗法。

1998年王波在《中国图书馆学报》发表《阅读疗法在中国》一文，回顾了阅读疗法在中国的发展史，阐释了阅读疗法的原理，揭示了阅读疗法的副作用及其研究趋势，在阅读学领域展露头角。如果说发表专业论文并得到学界的认可使王波研究阅读疗法的兴趣大增，那么2002年当他发现父亲患上了严重的生理疾病之后，他对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和阅读疗法的研究价值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从而坚定了他从事阅读疗法研究的决心。

在之后短短的两年时间里，王波在专业期刊上连续发表了十多篇阅读疗法领域的学术论文，把他对父亲的爱和对父亲疾病治愈的强烈渴望寄托其中。虽然王波对阅读疗法的研究一度因父亲的去世而中断，但他并没有一蹶不振。他希望自己更希望别人从此懂得享受健康、追求快乐，他坚信阅读疗法虽然不一定能治愈疾病，但不懂得阅读疗法的人一定更加遭受疾病的折磨。

2007年《阅读疗法》出版，王锦贵先生盛赞它是一部阅读疗法领域的开山之作，一部赏心悦目、人尽可读的好书。《阅读疗法》出版之后深受读者的喜爱，各种书评常常见诸报端，销量持续上升。海洋出版社审时度势，决定把它再版并纳入“书乡放谈”系列以飨读者。

王波是嗜书如命的馆员、文思如泉的学者、笔翰如流的编辑。王波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北大“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校训，在图书馆学、出版学和阅读学领域取得了不斐的成绩。虽然王波的图书馆学随笔在学界和业界取得了不错的反响，并且陆续有人效仿他出版博客文集，但他也提出了要时刻警惕网络写作的特点和惯性对严肃的学术写作的污染。王波主张规范的学术论文与自由的网络写作齐头并进，因为前者传播思想，志在雕龙，后者表达感悟，甘于雕虫，两者对学术的推进和影响都是有利的。

王波的话不无道理，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来说，欠缺思维严谨、逻辑缜密、思想深邃的“硬”作品肯定是不行的，但也需要一些清新可

人、香气诱人的小品文和随笔。王波就是王波，刻意模仿不一定能达到他的境界。“软”图书馆学领域只需要有两三位王波似的学者足矣，因为中国图书馆学真正需要的是“硬”图书馆学家，只有这样它才有发展和飞跃的可能。

我猜想王波应该是一个内心充满矛盾的人，在现实中低调寡言而在网络中高调激昂，外表文质彬彬而文字灵动魅惑，每天忙于琐碎的事务但不甘堕落。王波总是在为图书馆的人和事赋予快乐和可爱的意义，并把这些快乐和可爱以文字的形式传播开来感染他人，这使他成为当代中国图书馆界快乐和可爱的重要源泉。

作者简介 郑永田（1976—），管理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情深缘浅：我和阅读疗法的故事

——兼评王波及《阅读疗法》

刘方方

我的故事

2004年7月，从重庆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专业毕业到重庆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工作伊始，我就试图寻找一个心理学与图书馆学的最佳结合点去服务广大读者。当时数字资源并不像现在这样容易获取，我曾多次到母校图书馆的电子阅览室查询和下载有关文献。当时CNKI中以“阅读疗法”为主题的相关文献不超过50篇，以王波等的论文影响力最大。通过阅读学习和思考，我写了题为《关于在重庆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成立家庭教育辅导中心》的报告，旨在通过少年儿童图书馆的平台，利用图书为家长的种种教育难题服务，可惜无果。

2007年王波专著《阅读疗法》由海洋出版

社出版，笔者第一时间购买研读学习，读后感觉醍醐灌顶，自己在图书馆的职业生涯自此有了明确的方向。2009年我有机会在参考咨询岗位上实践阅读疗法。我通过对家长和儿童读者的访谈，了解家庭教育的难题以及儿童在成长中的困惑并适当推荐图书，还编辑了一期以“儿童成长阅读辅导法”为主题的《少儿文摘》，邀请十对家长偕儿童读者参与“儿童成长阅读辅导”的研究。好景不长，正当我雄心壮志地期待跟踪研究这十对读者的时候，被临时岗位调整，这一直被我认为人生一大憾事——错过了在少儿图书馆这一良好平台上实践阅读疗法的时机。那段时间，我写了一篇关于王波著作《阅读疗法》及国内相关实证研究的评价的短文，发到E线图情的论坛，也将自己在这段时间学习的内容总结为

《略论儿童成长图书辅导法》，发表在《图书馆学研究·应用版》2011年第9期。

王波的贡献

之所以要写上一段我的故事，是想说明两点：一是王波的专著对我有很深的影响；二是从心理学角度讲，图书馆开展阅读疗法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非常有意义。这种价值源自图书馆服务对象的需要，以及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在我看来，阅读疗法实践绝对是图书馆的一个美妙生长过程，是一个让公众受益的成长过程。

回过头看2004至今这十年，以王波等的论文，特别是其专著的出版为引线，阅读疗法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开展得如火如荼。从CNKI的文献量来看，2004年以前以阅读疗法为主题的总文献不超过50篇，2007年之后每年有超过百篇的相关文献发表，目前已累计1100余篇。从成果展示平台来看，由王波的积极推动，搭建了以图书馆学核心期刊为阵地的阅读疗法成果发表平台，这期间《图书馆工作与研究》《图书馆杂志》《大学图书馆学报》《图书与情报》《图书馆论坛》《图书馆建设》《图书馆理论与实践》都发表了十篇以上甚至成系列的研究成果，而很长时间作为季刊的《山东图书馆学刊》发表的阅读疗法成果更是达26篇之多，王波功不可没。从组织的建设来看，随着图书馆学界及业界对阅读推广的重视，王波除了在担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届阅读与科普指导委员会阅读文化研究委员会副主任期间开展了阅读疗法理论和实务研究活动以外，在2009年更是促使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与心理健康委员会的成立，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开展了一系列的阅读疗法研讨、荐书等活动，其雄心壮志和功德可见一斑。

《阅读疗法》及其他

2000年以来，王波作为阅读疗法领头羊的一只角，推动阅读疗法理论和实务研究的发展，不少老师对这期间或者更长时间阅读疗法在国内研究的现状作出了客观的评价。通读修订版《阅

读疗法》，笔者觉得依然还有这样几个方面也许被阅读疗法研究者所忽视：

第一，阅读疗法实务研究的领域和服务对象狭窄。纵观诸多成果，80%左右的领域和对象都是高校图书馆和大学生，还有一部分是医院或者医院图书馆的，很少几篇是关于儿童、中小學生、残障人士、恢复期间心理疾病患者的，欠缺相关公共图书馆阅读疗法实践研究的内容。

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发展从来都是专业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三条主线。目前公共图书馆的阅读疗法研究还停留在探讨的层面，且数量很少，实践成果更少，这与公共图书馆事业是不相适应的。在我看来，如果把阅读疗法研究比作一场战役，那么它只有占领了公共图书馆这块阵地，这场战役才能打胜，也就是阅读疗法在图书馆界研究才有真正的发展空间。图书馆的元使命要求阅读的全民化，同样的，阅读疗法在图书馆服务中的价值也只有实践对象普遍化了才能真正体现。

就如王波在其著作中强调的一样，如果是针对心理问题，阅读疗法始终是一种辅助的治疗方法。儿童(专指未成年人)所谓的心理问题，从专业来讲，是发展性的，发展性的问题需要辅导的方法，此时阅读疗法的作用可以是主导性的。所以阅读疗法的应用研究应该放在发展性问题上，关注儿童和需要再社会化的老年人(他们就是有诸多发展性问题的人群)，这一点在美国阅读疗法研究历史也是可以得到印证的。王波的著作中也在“阅读疗法实务”一章中详细介绍了适用人群。

第二，如何培养“阅读治疗师”？谁来培养？阅读疗法的实践研究成果的应用绕开了“阅读治疗师”是很难进行下去的。很大程度上，“阅读治疗师”的好坏决定了一个阅读疗法应用案例能否成功。“阅读治疗师”标准一旦建立，王波著作中阐述的阅读疗法四要项中“选书”“流程”“局限性”三个要项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这些方面国内的相关研究还不够深入，更谈不上系统。这或许如同我们整个图书馆界的“图书馆员”准入

制度一样，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三，如何客观评价阅读疗法的效果。效果的评价包括短期效果和长期效果。诸多实证或者团体应用案例研究证实了阅读疗法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的短期效果是良好的，但长期效果的研究尚未见报道。长期效果的评价研究需要我们在现行阅读疗法单一使用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同时从不同角度开展，用从量化研究和访谈研究综合的混合研究去研究一本书或者一个书目对单个体或某一人群共同问题的效果，也要研究同一问题不同书籍或者不同书目的效果。可能的情况下，还需要跟踪研究单一个体或者单一群体在不同时期不同问题的阅读疗法效果。

第四，如果我们认为阅读疗法应用研究是科学的，那么阅读疗法就有科普的必要性。科学知识的普及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解决和解释日常问题，丰富人的生活。了解阅读疗法的知识，就好比心理辅导，最终是可以助人自助的，而《阅读疗法》“就是一部兼具学术性和科普性的著作”（陈丹丹语，参见《河南图书馆学刊》2008年第4期，第133页）。我们的应用研究中也特别可以从这一角度着手，比如儿童绘本的创作、出版及推广，我们完全是可以配合绘本的出版，专门研究出版指导儿童家长和幼儿教师应用阅读疗法的图书，以绘本辅导和

解决儿童发展性问题。

大家的精彩才是精彩

我以为，王波的奋斗过程，本身就是一本很好的阅读疗法的“真人图书”。若不以为然，请试读此书！王波在后记中写道：“我希望这本书就像一副增高鞋垫，如果中国图书馆学能够因为这本书的出版而向上生长一二纳米，我的愿望就彻底实现了……”多么谦逊的表述。《阅读疗法》的出版和再版何止让中国图书馆学生长一二纳米？看看散见在网络和专业期刊的评论就会有答案了。最后，我以这样几个身份——一名图书馆员、一名心理咨询师、一名教师、一个孩子的父亲，郑重向以下人群推荐王波的专著《阅读疗法》：

- 一是孩子的家长和有老年人的人；
- 二是各类教师，尤其是从事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的教师；
- 三是图书馆员，特别是从事读者服务的馆员；
- 四是从事护理工作的人员；
- 五是从事阅读学和出版学研究的专业人员；
- 六是从事心理辅导的专业人员；
- 七是任何喜欢读书、享受读书的人。

作者简介 刘方方（1981-），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学术文体的僵化与解放

——评《快乐的软图书馆学》

肖 鹏

早在我执笔以前，《快乐的软图书馆学》的乐趣所在于行内已然有口皆碑，同样的，在该书的序言之中，范并思先生与江水先生也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如此，在本篇小文里，笔者便得

以放开手脚，无需徘徊于其内容与笔力的称许之上，可以从容地退后一步，手持爱德蒙·唐泰斯的西洋剑，以一副看似“愤世嫉俗”却越加宽阔无束的姿态来切入对该书的评论。

在该书的后记中，作者谈到“图书馆学论著形态发展的单向度”：学术研究趋于学术模板化，“无论什么文章都穿靴戴帽”，文体创新早就丢到天边去了，由此引出此为“难以咀嚼”之“硬图书馆学”，继而推出清新酥脆的“软图书馆学”。行文至此，我深以为，作者犹有未尽之言。文体的僵化在很大程度上即指向了思维与研究的僵化——这一观点呼之欲出。

这里所谓的“僵化”实则指向两个层次的内涵：一方面，形式的僵固乃是体制的反映，对学术评价制度尤其是职称考核制度的批判，这里无需赘述；另一方面，文体的僵硬又反过来抑制了思维的张力，其隐蔽性恐怕更让人防不胜防。近来回顾写过的文章，自己多少也沾染了“形式主义”的毛病，或为了三段式/五段式的完整叙述而丢弃了更富活力的论说，或只为展现一点点新的史料与小发现敷衍出长篇大论，怕是把一两勺蜜糖错当山珍海味浪费了似的。人的惰性使我们多趋从表面上的称善，却无暇修补内涵的不足，故而书写范式的现代化与标准化并不成为学术发达的关键理由。卓越的包装容纳着劣质内容是常有之事，甚至在金庸的小说里也可以找到类似的例子，同样是照镜子似的样貌与天差地别的武功，裘千丈出于人性的自私与张狂冒充裘千仞，以次充好，其翻版案例在学术生活中并不少见；但石破天顶替石中玉的事件，却需要金庸构筑武林种种的意外与巧合加以实现，这样的以好充次，兴许能称之为奇谈。

正是在这本标榜“快乐”的书册中，我们听到了悲号。通过揭开这一层纱布，我自以为看懂了王波其人其书，因为这一观点的发生，必然与其长期主持重要学术刊物的经历是息息相关的。从这个层面说来，《快乐的软图书馆学》是一副

解毒剂，笑谈中夹杂了批判和警示的况味。要把学术界整体心态放得更开阔一些，或许就该从打破僵化的文体入手，着力让散论、短说、商榷等形式重归学者的写作生活，让平等的对话和批判成为可能，这也正是笔者在《图书馆论坛》筹设《篝火书评》栏目的主要原因。

我以为，王波低估了“文体解放”的意义。他虽然关注到国外一批诸如《小猫杜威》《图书馆之恋》之类“有一定的学术气息，以史料的密集有趣、感悟的富于人情味而见长”的书籍，但其焦点在于它们“大众普及”也即是“图书馆文化”层次上的作用。其实，有许多占据人类学术史重要地位的著作也是以自由无束的文体来展开诉说，例如麦克卢汉的《古登堡星系》与《理解媒介》，跳跃灵活又深具古典气质的文体风格，对于出身文学系的麦克卢汉来说恐怕尤为重要。若不是有如此特异的“身体”，又何以寄寓超乎时代的思绪？

叔本华在论及阅读的时候，有一段话令笔者印象尤深：“不同的地层埋葬着远古时代的许多生物，同样，图书馆书架上汗牛充栋，成排的书籍里藏有大量前人的错误和谬论……据希罗德德记载，薛西斯望着他那一望无际的大军，想到百年之后谁也不免作古，不禁潸然泪下。看着那多不计数的新书书目，一想到这么多的书籍不到十年时间，便谁也记不起一本来，人们不也会感慨唏嘘一番吗？”虽然让《快乐的软图书馆学》沾染上一丝不够“快乐”的色彩，但以这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我觉得是恰当而充满余味的。

作者简介 肖鹏（1987-），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图书馆学博士研究生。

传承与突破

——读《图书馆学及其左邻右舍》

谢欢

正如王锦贵先生所说的那样：“但凡拿到一本新书，一般人最先关注的大抵首先是目录，然后才是该书正文。”我拿到王波博士的文集《图书馆学及其左邻右舍》后，同样也是先翻“目录”，该书除“附录”及“后记”外，共由三部分构成：第一，“左邻：出版学”，收入《天子出版家曹丕》《出版学与编辑学的兴起及二者关系》等文章7篇；第二，“图书馆学”，收入《论图书馆无障碍设计》《网络图书馆学的兴起与发展》等文章6篇；第三，“右舍：阅读学”，收入《读书读出好心情——在北京大学的讲座》《阅读疗法理论和实践的新进展》等文章4篇。

看到目录的编排及其内容后，我脑中一下子就想起了苏州大学中文系已故的潘树广教授。潘先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呼吁并致力于“大文献学”的建设。潘先生认为：“‘大文献学’的提出，不仅是区别于古典文献学，也区别于现代文献学。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变古典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两支学术队伍划疆而治的局面，建立兼容古今的完整的文献体系，促进学科的健全和发展。”（参见：潘树广：《大文献学散论》，《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0年第3期）基于此，潘先生主张“大文献学”从纵向上要兼容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在横向上要整体把握拓展文献学学术空间，将编辑出版等都纳入“大文献学”范畴。《图书馆学及其左邻右舍》一书以图书馆学为主，兼及“左邻”出版学、“右舍”阅读学，这三块内容正好涵盖了文献从生产(出版)到组织、保存(图书馆)再到用户利用(阅读)的完整链条，这不正是典型的“大文献学”思想的体现么？当然，假如要有所创新(王波博士曾提出学者应具备的才能之一就是提炼新概念)，不妨叫做“大图书馆学”。

对于《图书馆学及其左邻右舍》一书所收

文章的具体内容，不想作过多评述，不过王波博士研究视域的确值得一提，他在传承图书馆学优良学统的基础上，又不局限于图书馆学，不断向外突破。近世学术发展的一个最主要特征便是研究越来越细化。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如今不说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单从图书馆学这个二级学科内部而言，“隔山”现象已经非常明显。学科的细化是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对于研究问题的深化肯定有所裨益，这在生物、化学、医学等领域尤为如此。人文社科当然也需要细化，但是人文社科有其特性，在细化、深入的过程中要防止“过分碎片化”倾向。人文社科研究的很多问题需要我们用一个更加广阔的眼光去对待，最忌讳“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如上文所言，《图书馆学及其左邻右舍》是一部基于“大图书馆学”视角的有代表性的作品，虽然在《半生学问总关书》的后记中，王波博士讲述了之所以会涉足图书馆学、编辑出版学、阅读学的缘由，但是遗憾的是，作者并未就图书馆学及其左邻右舍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阐释发挥。应该说编辑出版学、图书馆学、阅读学三者之间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新环境下，这三者之间能否统一？是否该统一？如何统一？是值得思考的新命题。或许对这一命题的思考，能寻找出图书馆学研究新的增长点。我们也期待王波博士能就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学界提供参考。

从本书内容及书后《王波著述目录》来看，王波堪称“杂家”。在“专家”众多的图书馆学界，我们太需要这种类型的“杂家”了！

作者简介 谢欢（1988—），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馆学博士研究生。

清风徐来，绿云自动

——读《可爱的图书馆学》

黄体杨

2010年，王波的一册《快乐的软图书馆学》给图书馆学界吹来了一阵清风，让我们有机会在刻板的学术著作之外，于轻松、快乐中习得专业知识，享受学习的乐趣。4年之后，该书不仅再版，还新增了姊妹篇《可爱的图书馆学》，延续了他“对于另类图书馆学的追求”（刘炜语）。

《可爱的图书馆学》全书分随笔、段子、访谈、序言、书评五辑，主要有两类文体：一类是短小简净的“段子”，即段子一辑；一类是随笔，包括随笔、序言和书评三辑，一篇篇小文，读起来轻松愉悦，令人拍案叫绝。

王波以虚构、搞笑的方式调侃图书馆的人和事，段子一辑多为此类文字，行家读起来定会会心一笑，对治疗“整天闷闷不乐，总像有人欠他三升麦子或八辈子债”的图书馆人肯定疗效显著。虽然现实中的图书馆不像段子里描述的那般，有那么多搞笑的事情，但读起来仍然觉得精妙。比如，《顾茅庐与顾倾城》显然实有“某图书馆学期刊主编顾某”其人，而是否真有其事则只有当事人知晓了。且不说他虚拟了多个“书文化”气息的人名，还调侃了若干真实的图书馆人名，《品名字》一则段子就调侃了卜洁、夏畅、丰雨滋、第五铭、陈嘉懿和开蓉嫣六位图书馆员，《〈上海滩〉后遗症》以《上海滩》的情节引出了图书馆界四位重量级人物：程焕文、朱强、程亚男和丁力，等等。这类文字可谓王波杜撰的“可爱的图书馆学”。

王波将生活的事以专业的口吻描述出来，将专业的事以调侃的语气写出来，读起来愉悦、轻松，随笔、序言两辑以此类文字为主，这要归功于其深厚的专业功底和精巧的行文构思，对“见书心就烦，风风火火，六神不安”的图书馆人或有奇效。比如《梦中情人韦袖红》一文，王波以调侃自己“梦中情人”的方式引介了图书馆学史上三位有意思的女性，韦棣华众人皆知，但韦莲司在图书馆学圈子里极少被提及，而阅读疗法之

母韦尔瓦则是王波地发现，既轻松又学专业知识，何乐而不为呢。王波的文字满身“武侠气”，就连严肃的《大学图书馆学报》导读也能让他写得犹如评述江湖外传一般，以《方世玉出掌》的题目吸引读者，对当期多篇佳作都是以武侠的口气来推介的。这类文字可谓王波创造的“可爱的图书馆学”。

如果仅从单篇文字看，《可爱的图书馆学》在构思、行文等方面绝不亚于《快乐的软图书馆学》，但若从总体上分析，《可爱的图书馆学》显然没有《快乐的软图书馆学》那么精致，在编排上构思不够缜密，本来都是非常“可爱”的文字，却被“随笔”“段子”等几个毫无新意的标题给“玷污”了，让人觉得惋惜；在内容选择上也欠妥当，个别文章与整体格调不太一致，比如作为附录的《大学生常见心理困扰对症书目》，编入此书总让人觉得别扭，本是一本轻松、可爱的随笔，却以“心理困扰”来结尾，即便是广而告之也是编入《阅读疗法》更为合适；《从广阔而崭新的角度研究历史文献》也不如改为《读史研史两相宜》要可爱。此外，全书由若干独立的文章组成，但没有对每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发表（写作）时间、杂志（报纸、博客）等作必要说明，对一些在题目中有所体现的文章尚可，但部分文章让读者摸不着头脑，比如《对北京大学图书馆空间改造的建议》一文如果有时间和背景说明就明晰多了，《“lib2.13：泛技术与微创新”会议总结》一文也需要一些背景介绍才更能体现该文的“2”。

当然，瑕不掩瑜。《可爱的图书馆学》读起来如其书名一般，充满愉悦和快乐，虽然不至于改变传统、刻板的学术文风，然而这些“另类”的文字却也能宛如一阵清风，达到“绿云自动”的功效，可“间于疏处，窥见游人画船，亦一乐也。”

作者简介 黄体杨（1985-），云南农业大学图书馆馆员，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档案学博士研究生。